

编者按:草堂是房屋建筑中最不经风雨、最耐岁月的,但有一所草堂因为文化的力量得以传承千年之久——《世上最坚固的草堂》,以“杜甫草堂”文化现象为出发点,在文与史的有序链接中,艺术地诠释了杜甫及其诗作在中国社会、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中的深远影响。《世上最坚固的草堂》原载《人民文学》2017年“美丽中国征文”专刊,收入《清静如山》(文汇出版社),荣获《人民文学》第五届“观音山杯·美丽中国”全国游记征文大赛三等奖,评审组给该文的评语是“由史实而至文学,依据准确,生发精妙”,并给予作者“大视野、大气象、大手笔”高度赞誉。

一所草堂。一所一阵风号便茅屋漏雨彻寒夜的草堂,却能经一千多年的风雨始终挺立而且历久弥坚。

我相信,这是世上最坚固的草堂。

一直认为,此草堂是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里走出来的,是诗中的一个意象被后人作为“景观”移植到大地上的。

走近时才发现,草堂是真实存在的,是诗人曾经真实的寓所。

公元759年末,杜甫携家人从“烽火连三月”的“安史之乱”中一路逃难几经辗转至“蜀”,先居浣花溪旁古寺,后在亲友的资助下建起茅屋,即杜甫草堂亦称“成都草堂”。

原始草堂自然不堪尘世风雨。随着人去屋空这里很快便成“沙崩水槛鸥飞尽,树压村桥马过迟”的荒芜景象。眼前所见,已为宋、元、明、清几代人的手笔,而最终规模布局则定于明清。正门匾额上“草堂”二字系清康熙皇帝十七子、雍正皇帝的弟弟果亲王允礼所题。他这一设槛定界,使草堂不再是一种建筑,而成一种境界,非具备一定水准者,不能入其内,但草堂的原始真实性又确是不容置疑的。

有五代前蜀诗人韦庄寻得的草堂柱础为基,有素有“图经”之称的杜甫诗为蓝本和罗盘,这使得草堂及周围的一切能够原生态般按照固有的指针一一落位。

比如方位处所,有“万里桥西宅,潭花溪北庄”之索引;比如“柴门”,有“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之定位;再如周围环境,有“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之指向。

虽然草堂门外曾经江阔水深,但千年的经流依然清晰;绵延万里的东吴之“船”已不存,但沿着诗的韵辙仍能寻得历史的印痕。

甚至连诗中“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的“五株桃树”,也被后人依样“种”在院里,像是诗人跨越岁月的长廊与

·散文·

世上最坚固的草堂

来客们寒暄。

杜甫在草堂居住三年零九个月,作诗240余首,其中,除了“世上疮痍”“民间疾苦”涌而成之的“笔底波澜”,其笔下的自然万物、田园风情,如今沿着诗人曾经的视角四望,一切都如在眼前耳边。

坐在茅屋前石桌旁,似乎“邻翁”就在“隔篱”,“呼取”即可“对饮”;抬眼时,似乎看得见“两只黄鹂”与“一行白鹭”在欢快地对平仄,听得清“留连戏蝶”与“自在娇莺”在柔声地合韵律。

走在草堂旧貌故居,如同置身于葳蕤于大地上的一篇篇杜甫的诗里;而“柴门”之外,以多重院落式布局而建的大麻、诗史堂、工部祠等建筑,则是以草堂为“根”不断繁衍着的新意象;或者说,是一代代人们以诗人和草堂为题一路跟进的“抒情诗”,即纪念祠堂。

杜甫草堂同时为“杜甫草堂博物馆”,并有“国家一级博物馆”之衔。

原本是窘居社会阴冷一隅的一所简陋茅屋,竟至于“博物馆”之列,其中“博”而藏之的是什么?

目力所及,除“建”下来的亦诗亦实的茅屋、柴门、花径、院篱,“种”下来的桃红李白,更多有以各种方式广播远扬后保存陈展至此的杜甫的诗——

有刻下来的:

石刻杜甫自宋时就有之,如今以“碑”的方式放置于草堂。

木刻杜甫诗以“艺术”的方式陈展于一个画廊中。历代著名书法家祝允明、傅山、郑板桥,近现代知名人士康有为、何香凝、叶圣陶、郭沫若,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董必武、陈毅、叶剑英等,以或如行云流水、或遒劲有力、或清秀纤美的手书笔法行走在了一篇篇不同意境的杜甫诗里,使这里成为“书法”“木刻”“文学”等各类艺术的大交汇,成为不同时代先锋思想与思想的大会师。

有画下来的:

杜甫诗意图从明清古画,到近代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等大家的作品,再至代有辈出的画坛新人新作,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流派都竞相在这里和杜甫握手、交流。

更有包括宋、元、明、清历代的杜甫诗精刻本、影印本、手抄本,近代的各种铅印本、15种文字的外译本,120多种朝鲜、日

本出版的汉刻本等,使这里从内容丰富到方式多样完好等方面都成为国内保存杜甫诗之“最”。

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不同国度的思想,以不同载体、不同媒介、不同语言和方式,在不同景深、不同剖面,从不同视角关注和解读着杜甫,甚至有众多的学者、专家专门搜集、研究、注解杜甫诗。如,清人钱谦益《钱注杜诗》、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杨伦《杜诗镜铨》等,但阐释和探寻中,仍难穷尽杜甫深邃而广袤的意境。

杜甫传世的诗作是可数的,而其诗作的拓展领域似乎却是无穷的。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没有哪一位诗人能像杜甫一样拥有如此众多的追随者。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参观草堂时也如是说:“拥有如此伟大诗人的国家必将拥有辉煌的将来”。

杜甫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还是以草堂为节点,对杜甫及其诗作一次简要梳理吧。

杜甫少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青年时期有十余年都将梦想的目光投注在大唐之都长安,但盖世才华却屡屡难有施展平台,甚至初次赴考便因奸相李林甫的“野无遗贤”而在全员落第中被当头一盆冷水,几经周折也只是做了一些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类的小官,管些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事。最终是“十年幕府悲秦日”,甚至“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或者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直接被贬出长安。

十年困居长安,困住了诗人济世救民的远大抱负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壮志雄心,但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却给了他多层次、多方位地认识朝廷政治和社会现实,感受世事民情的视野。一首《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结束了其长安之梦,拉开了杜甫长篇“史诗”的序幕;“朱门肉肉臭,路有冻死骨”,则成为力透纸背的标志性诗句被代代传诵。

之后,“安史之乱”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又使杜甫全程经历了社会的大动荡、大转折。他携家人走在颠沛流离的难民队伍中,笔触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随同行于社会现实中。至今,人们回望这段历史时,总会首先在“三更”“三别”(《春望》等画面中同杜甫相遇,并且因为诗人的引

◇ 刘云霞

领,得以和生动的历史全方位地会晤。

杜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心,处穷迫之境而无厌世之想”,这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乃至后来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线,那就是中国文人原本就应有的社会使命担当。

正是因为这样的“使命”意识,诗人杜甫在诗的创作中,才会时时让艺术的光芒随社会现实的脉动而闪烁。他开创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诗体,才会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篇的一个关键性的枢纽——上承“饮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乃至“风清骨峻”的魏晋风骨,下启相继磅礴于文坛的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宗旨的新乐府运动,和“文道统一,道先于文”唐宋的古文运动;让每一位“文”而“思”者,从一开始就跳出自我,有了“天下”的大视野;让整个社会的思想大动脉都能以“社稷安危”“民生疾苦”而动,更让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根基。

作为唐代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其艺术的光辉,是杜甫“史诗”能够一路传承的导航。他的亦诗亦史的五七古长篇,成为我国诗歌艺术高度成就的一个里程碑;他的五七律诗成为一个标杆,令中国格律诗走过千百年岁月后仍要频频回首对照着调音对韵。

且看如此画面: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且闻如此心声: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且听如此哲语: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

这些诗句,无论受之于哪一种感官,最终都会有铿锵有致的韵律、抑扬顿挫的乐声,在明暗相间、舒缓有致、花红柳绿中将共振于社会与时代的“大美”送达中国乃至世界的审美领域。

因而,现实主义之杜甫与浪漫主义之李白,方可成“圣”成“仙”,成中国诗歌发展史中并峙的双峰为世界所仰望。杜甫对后世的影响,如同他笔下的“春夜喜雨”,无声地飘过岁月的原野,润泽着几乎唐代以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部历史。

如此,再看草堂。

现代诗人、学者冯至先生曾说过,“人们尽可以忽略了他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他如是说,是因为草堂本身已成为一种意境,一种精神,一个中国人心目中重要的人文家园。

·创作谈·

从杜甫草堂谈作家应该写点什么

在绛县作协2019年会上的讲话

◇ 刘云霞

我的散文《世上最坚固的草堂》在《人民文学》主办的第五届“观音山杯·美丽中国”全国游记类征文大赛中获三等奖,并刊发于年度《人民文学》期刊,随后又获得第七届临汾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在此,按照作协主席团的安排,结合《世上最坚固的草堂》就“作家应该写点什么”和大家聊一聊写作体会。

众所周知,心有所动才可能写出文章,知道应该写点什么才可能写出好文章。杜甫草堂,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

其一,杜甫竟然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和影响力。

其二,杜甫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杜甫传世的诗作是可数的,但他的诗作拓展领域似乎是无穷的。

杜甫草堂除了草堂本身,还有“杜甫草堂博物馆”,而且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一个简陋的草堂,竟然可以跨入国家一级博物馆之列,里面充满了各种形式留存的杜甫的诗及历代名人大家对杜甫本人及杜甫诗的评注。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没有哪一位诗人能像杜甫一样拥有如此众多的追随者,就连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参观草堂时也如是说:“拥有如此伟大诗人的国家必将拥有辉煌的将来”。

我认为,杜甫及杜甫诗作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一所草堂之所以能屹立千年而不倒,最主要的原因就一点:现实主义!

这也是我今天想和大家探讨的重点。

杜甫有诗史之称。他的诗,前承诗经、离骚、汉乐府,后启新乐府运动和唐宋古文运动,杜甫是现实主义的枢纽,也是现实主义的高峰。其意义就在于,让为文者跳出小我,拥有民本意识,天下视野;同时,也给后人留下教科书上看不到的有血有肉、可触可感的历史。这一切,正是一个写作或为文者,应有的使命和担当!

王伟栋主席说过,不喜欢兄弟姐妹爹妈之类的作品,是因为那些小女人写作只是自我哀乐,充其量别人只是陪你流几滴泪,不能引发人性深处和社会现实层面的共鸣。《世上最坚固的草堂》一文之所以能两度获奖,也许正是不意中点中了为文的要害:一个作家应该写点什么?

刚才说到现实主义,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遥远。其实我认为,现实主义就是生活本身。

生活是浩瀚大海。咱们其中有写材料的,有搞新闻报道的。我认为,媒体语、材料语只是生活的一个面,而文学不仅要看到海面上的波澜壮阔、一望无际,更要看到海底的万千生灵,那才是有血有肉的生活本身。

在《人民文学》颁奖会上,贾平凹老师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作家应该写点啥,到一

处人家,看看他住的、吃的、用的,吃喝拉撒都了解了,你的写作素材也就有了。他还说,注意体察生活,题材就会不断地找你,而不是你去找题材。

同理,我的体会,到一个地方,公众视野的宏大建筑、大众语境的地域文化要了解,但着墨一定要在市井中的百姓生活。生活中,不仅要看舞台上正演犹酣的戏,更要用心体察幕后的多元存在。

大家都学过历史。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万邦来朝的大唐盛世,是经济、文化、人物、科技等划块分区的数字化总结,那些有血有肉、喜怒哀乐、可触可感的存在,只有在杜甫等文学大家的作品中才能看到,这就是作家的使命所在。作家存在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在歌舞升平中看到挣扎中的民生,就是要打通社会有机体,给底层发生开一线上通下达的通道,给历史留下原生态的印痕。

人们都说,写作要耐得住寂寞,我认为“寂寞”要从关注点始,而不是从众和凑热闹。

这里又涉及“自我性”的问题。这个话题之前和大家聊过。“自我的”才是生活的,在想就如何拥有“自我性”再补充几点。

第一,批判意识。吴飞《生命的深度》里有一句话:“什么都有结束的那一天。太阳和宇宙都有死亡的那一天,为什么独有人类认为自己会永生不灭呢?”生命不会永生,从生到死,从有到灭原本是自然规律,但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下,人们喊了几千年的万岁,喊到人人麻木、人人认为理本如此。缺乏批判意识,造就了一大批循规蹈矩、高分低能的

庸才。于写作而言,缺乏独立的思想,只会去吃别人嚼过的馍,难有新意和传世作品的。

第二,学习吸纳精神。目前网红于毓方先生的《日本人的真面目》,关于“吸纳”精神有两处我印象深刻:其一,十九世纪,同样是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人要的是衣,日本人要的是吃,一个是面,一个是里。最后,日本脱亚入欧成了亚洲地盘上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中国的大清却日渐衰败、江河日下。其二,相扑、茶道源于中国,兴于日本,国人津津乐道于“我是老师”,而日本人却萃其精华,将其打造成无可取代的文化符号,“有”“无”“强”“弱”易位。于毓方先生叹曰:倒过来才好!

以上两点,批判中吸纳,批判中扬弃,才会不断升华一个完整和独立的“自我”。

第三,比较全面的世界观。自我性缘于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生活积淀,缘于比较全面的世界观,建议大家听听“新天涯”公众号王东岳先生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视频讲座。陈忠实有一本书叫“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句话引自海明威。他说,这个句子不是通常意义的文字,而是作家对生活(历史和现实)独特的发现和体验。作家之所以能写出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靠的就是独立的体验、独立的发现、独立的文学形式。

这三个独立,咱们之前也交流过,现在仍把它送给大家。祝大家新年新起点,在独立寻找、发现和探索中,在文学的殿堂里,打造一所属于自己的“茅屋草堂”,给世界留下一点哪怕微小但却自我的东西。